

花间一壶酒 足以慰风尘

【清词中的别样风华】

十三

位倾世词人
种非常人生

流珠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花间一壶酒 足以慰风尘

[[清词中的别样风华]]

流珠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间一壶酒,足以慰风尘:清词中的别样风华 / 流珠著. — 北京: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7. 7

ISBN 978-7-5596-0124-7

I. ①花… II. ①流… III. ①词(文学)—诗歌欣赏—中国—清代 IV. ①I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79510号

花间一壶酒,足以慰风尘:清词中的别样风华

作 者: 流 珠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责任编辑: 肖 桓
特约监制: 林 丽
策划编辑: 刘 钊 许 玲
封面设计: 杨祎妹
版式设计: 朱明月
营销统筹: 章艳芬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三河市春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144千字 620毫米×889毫米 1/16 16印张

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0124-7

定价: 45.00元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目录

一



第一章 红尘有佳士

- 纳兰公子 绝代销魂，纯任性灵 · 002 ·
隐者厉鹗 万花谷中的芳兰传说 · 047 ·
词家张惠言 常派掌门人，君子温如玉 · 067 ·

第二章 狂生意纵横

- 感遇郑燮 抛却乌纱事书画 · 094 ·
聚焦洪亮吉 敢捋龙须的翰林编修 · 102 ·
印象龚自珍 飞仙剑客，名士风流 · 110 ·

第三章 皎皎名臣心

- 钦差林则徐 虎门销蜚烟，青史留壮举 · 140 ·
总督邓廷桢 上马击狂胡，下马度清曲 · 147 ·

目 录

二



第四章 幽幽青衫泪

- 寒士黄景仁 来自乾隆盛世的咽露秋虫 · 168 ·
悲情蒋春霖 明珠的葬礼 · 177 ·

第五章 蛾眉正奇绝

- 绡山红泪 一个女孩名叫双卿 · 206 ·
商妇吴藻 天寒倚修竹，逸气吞云梦 · 220 ·
王妃顾春 犹记紫玉钗，难忘蝴蝶兰 · 237 ·
后记 读你千年，读你千遍 · 251 ·

第一章

红尘有佳士



按语：红尘滚滚，众生芸芸，向何处能找寻那些合于天然的鲜洁、未染烟火的淡逸、不加雕饰的纯真？独有翩翩佳士能坚守本性、不为俗累，是那古歌中的采采流水、蓬蓬远春。本章的人选者有“清词第一人”纳兰性德、浙西词派之“姑射仙姝”厉鹗，以及常州词派的开山宗师张惠言。入选理由：纳兰性德“不是人间富贵花”的高卓品格，厉鹗“白云还卧深谷”的娴雅气度，张惠言“门外春来路，芳草不曾遮”的温醇思致。三者合一，便构成了我们心目中对于红尘佳士的完美构想。

纳兰公子
绝代销魂，
纯任性灵



【纳兰性德小传】

纳兰性德（1655—1685），字容若，初名成德，避康熙太子保成讳，易名性德，号楞伽山人。满洲正黄旗人，武英殿大学士明珠长子。康熙十五年（1676）进士，选授三等侍卫，后晋一等。善骑射，好读书。工词，尤擅小令，其词初称《侧帽集》，后更名《饮水集》，后人辑作《纳兰词》。胡薇元《岁寒居词话》云：“容若《饮水》一卷，《侧帽》数章，为词家正声。散璧零玕，字字可宝。杨蓉裳称其骚情古调，侠肠俊骨，隐隐奕奕，流露于毫楮间。”况周颐《蕙风词话》曰：“容若承平少年，乌衣公子，天分绝高，适承元明词敝，甚欲推尊斯道，一洗雕虫篆刻之讥。独惜享年不永，力量未充，未能胜起衰之任。其所为词，纯任性灵，纤尘不染，甘受和，白受采，进于沉着浑至何难矣。”

金风玉露时，白狼河边头

《台城路·塞外七夕》

白狼河北秋偏早，星桥又迎河鼓。清漏频移，微云欲湿，正是金风玉露。两眉愁聚，待归踏榆花，那时才诉。只恐重逢，明明相视更无语。

人间别离无数。向瓜果筵前，碧天凝伫。连理千花，相思一叶，毕竟随风何处？羁栖良苦，算未抵空房，冷香啼曙。今夜天孙，笑人愁似许。

七夕，中国人记忆中一瓮芳意沁骨的甘醴。只这灵黠秀美的名字，已足以引动无穷佳思。汪曾祺的小说《大淖记事》中有位名唤巧云的姑娘，酒窝凤目，眉如鸦翅，与小锡匠十一子两心暗许，道是无晴却有晴。小说中写道，巧云出生在七月里的一天，生下来时，满天都是五色云彩，所以便有了这个名字。单凭这一点，我便固执地认定，巧云的生日应当是在七夕，否则真太可惜了那一天缤纷浪漫的五彩云。古龙的小说《武林外史》中也有一位以七夕命名的姑娘，姓朱，名七七。一个活泼俏皮的精灵，敢爱敢恨，明亮热烈胜似盛夏的榴花。

聊了小说，转入传说。作为久负盛名的传统节日，七夕源于牛郎会织女这一古老的神话。按照《荆楚岁时记》一书的记载：“天河之东有织女，天帝之女也。年年织杼劳役，织成云锦天衣。天帝怜其独处，许嫁河西牛郎，

嫁后遂废织纴。天帝怒，责令归河东，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会。”这实在是个悲惨的故事，天帝这个大独裁者太没人情味儿了。试想在渺不可及的天庭，有这样一幅场景：梭子在飞，织机在响。织女织布，日夜匆忙。云锦天衣装饰了天帝的盛世门面，却黯淡了织女的青春韶光。

工作狂也得出嫁，天帝一时心软，织女终于结束了独居的生涯。她嫁给了河西最亮的一颗星辰——牛郎。被幸福冲昏了头脑的新娘一心守着夫君，“一十二时不离别，郎行郎坐总随肩。”爱情导致罢工，天帝坚决不同意女儿的辞职报告，反倒十万火急地将她催回河东。飞梭织杼又成了织女的全部生活，可她的整颗心与全部情感，已不在梭里，不在布中。或许是天帝认识到自己做得有些过分，或许是为了提高织女的工作效率，他终于做出让步，允许织女与牛郎一年一会，在七月七日的星桥。

“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。天街夜色凉如水，卧看牵牛织女星。”这是唐代诗人杜牧的《七夕》，是《唐诗三百首》中的七夕。银烛画屏，罗扇流萤。夜凉如水，卧看双星。对笔者而言，这便是对于七夕最早的一点儿印象了。读者诸君呢，各位对于七夕的印象又是始于何物，始于几时？

我们即将谈到的这首《台城路·塞外七夕》，既没有银烛画屏的华贵，亦没有罗扇流萤的清丽；既没有夜凉如水的幽静，亦没有卧看双星的闲适。因为这是塞外的七夕，是纳兰笔下的七夕，这便决定了本词的与众不同。

“白狼河北秋偏早”，白狼河即辽宁的大凌河，其南端发源于白狼山，是辽宁省西部最大的河流。作为康熙皇帝身边的大红人，纳兰侍卫时有扈驾出巡之机。换了他人，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，但对于纳兰，却是非其思存的差使。此词如是开头，也正反映了纳兰的这一心境。白狼河的秋天，

你为什么来得那样早，来得那样出乎意料？越往北去，秋意越深；越往北去，人越孤悄。然而，不知是谁的一句提醒，“今天可是七月七日啊，牛郎会织女的日子”，纳兰这才发觉，若在故园，仍能见到风荷映水翩跹的盛景，一如他此时的年龄，三十不到，风华正茂。“思君令人老，岁月忽已晚。”白狼河的秋意，与其说是来自自然界的秋天，不如说是来自与亲人久别带给词人的寒寂之感。七月七了，词人的一片归思已飞向故园，梦想到了织女与牛郎相会的辰光。

“星桥又迎河鼓”，七夕之夜，银河灿烂，繁星似海。河鼓即牵牛星的别名，句中以河鼓代称牛郎，一片喜悦之情仿若击鼓传花，华音清扬。

“清漏频移，微云欲湿，正是金风玉露。”清脆的漏滴见证了光阴的推移，纤巧的云影在含泪窥望，金风玉露的夜景正姍然展开。这是美的极致，一切的美，都毫不吝嗇地向着牛郎与织女绽放；一切的美，都已为这一年一夕的盛会准备就绪。

“欲将离恨寻郎说，待得郎归恨却休。”终于等来了日夜凝想的牛郎，织女却并未显得喜色盈面。“两眉愁聚，待归踏榆花，那时才诉。只恐重逢，明明相视更无语。”她似乎还不能适应这乍见的鼓舞与激荡，但怅久离居，何以答欢愉？

“你不高兴吗？这大好的日子，怎也不舍得松松眉头？”在久久地无语对视之后，牛郎伸手挽住妻子，打破了沉默。

“哪里，我只是太高兴了……太高兴了，所以难过。”织女展颜一笑，禁不住滴落两行清泪。

“今晚的月色真好，花也很香。你看我们下边的银河，只如一条细线。那尘世之人是怎么说我们来着？‘迢迢牵牛星，皎皎河汉女。纤纤擢素手，

札札弄机杼。终日不成章，泣涕零如雨。河汉清且浅，相去复几许？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。’不知哪位高人能够填平这清浅一水，好将你我的相思之债一举了却？”

织女只是微笑。

“好不容易才有这个机会。三百六十日，佳期杳如年。只有这一天，我能见到你的样子，听到你的声音。你想说什么，还舍得不告诉我吗？”牛郎语意殷殷。

“小声些。我们的话，别让鹊儿们听了去，别让世人偷听了去。”织女含羞轻嗔。

“好，我们回家说去，你可不许赖我。”牛郎朗然一笑。

星汉灿烂的夜空，有一双眷侣踏着榆花般皎洁的云朵携手同归。他们是那样和谐、那样甜蜜。

如此一幕落入世人之眼，将有怎样的触动、怎样的感想呢？“人间别离无数。向瓜果筵前，碧天凝伫。”牛郎织女犹有七夕可待，人间的痴情儿女，在七夕之夜仍不得团聚者，不知又有几何！为了这一年一度的佳节，人们早早就陈设好了瓜果盛宴。翠绿的西瓜、紫艳的葡萄、粉嫩的山桃、雪样的莲藕……无一不是时新应景之物。因为在古人的心中，织女不仅是位纺织能手，还是一位瓜果女神^[1]。要向织女求赐女红秘诀，先得让瓜果女神甜到心里去呀。

这天夜里，闺中女儿都打扮得风姿楚楚，聚于庭院引针乞巧。北宋

[1] 《续汉书》云：“牵牛主关梁，织女主瓜果。”意即古人乞求织女保佑瓜果丰收。

词人柳永曾为之写过一阕极风流、极婉美的《二郎神》：“须知此景，古今无价。运巧思、穿针楼上女，抬粉面、云鬟相亚。钿合金钗私语处，算谁在、回廊影下？”“钿合金钗私语处”是出自《长恨歌》的典故。“钗留一股合一扇，钗擘黄金合分钿。”“七月七日长生殿，夜半无人私语时。”相传唐明皇曾在七夕之夜赐杨玉环金钗、钿盒为定情之物。热恋中的大唐天子与爱侣誓同生死，感人至深的画面，何尝逊于七夕之会的牛郎织女？而在星光摇曳中，那一个个心思灵慧的女郎，大约还做着瓜果般香甜的香梦吧？她们将丝缕引过银针，将憧憬引向未来，向碧天祈祷，眼神清亮。虽说祈祷之词各个不同，然而有如牛郎织女般坚贞不移的爱情，一定是她们祈祷的核心。

“连理千花，相思一叶，毕竟随风何处？”两棵树的枝干相连，谓之连理。同样是出自《长恨歌》的句子：“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”在连理枝上开出的花朵，是何等芳艳，怎样深情。只可惜花愈芳艳、愈深情，愈益遭受雨打风欺。南宋女词人朱淑真以不幸的切身经历痛声一哭：“连理枝头花正开，妒花风雨便相催。”狂风骤起，落花满地。谁还记起那曾经怒放的花容以及与花容一样醉人的情意？繁华洗尽，只有一片嫣红如故的叶儿，写满了思念，承载着祝福，漂向天涯，漂向你。

这一片叶儿，仿佛漂向了千年以前的时光，漂向了大唐晚照。唐僖宗时，书生于佑黄昏漫步，在宫墙外的御沟中拾得红叶一枚，上有题诗：“流水何太急？深宫尽日闲。殷勤谢红叶，好去到人间。”于佑回去后反复吟味，将红叶锁入书箱，又另寻了一片红叶复诗两句：“曾闻叶上题红怨，叶上题诗寄阿谁？”写罢将红叶投入御沟上流，怀着一丝秘密的希望，暗祝红叶能流回宫中，被那位最初寄诗的有缘之人拾取。数年后，僖宗放还

官人，于佑聘娶了一位姓韩的宫女。韩姑娘在于佑的书箱中发现了红叶诗，不禁惊叹：“我的旧物怎会在你这里？”于佑说出了得到红叶的经过。韩姑娘如有所悟：“我也拾得了一片题诗的红叶，叶上题诗寄阿谁……怎么，难道这真是天意？”遂将珍藏多年的红叶取出，于佑一看，正是自己昔日的笔迹。一时间双叶相偎，丹心互许。

红叶媒，三生缘，这故事堪称千古之奇了。然而客观地说，韩姑娘的那首诗，实在做得不为出色。而于佑的复诗，更是碌碌不足道。难怪这个故事的版本之一——《青琐高议·流红记》将男主角说成一个累举不捷的落魄士人。撇去诗的优劣，故事的本身却不掩其美。小小的红叶随波飘荡，不正像孤独的灵魂漂泊在人海吗？红叶渴望能投入温柔的、可以信托的掌心；而灵魂呢，渴望找到另一个聪慧优美、息息相关的生命。然而，命运会成全世人可怜的愿望吗？不是每一对有情人都能像于佑、韩氏一样得偿夙愿。小小的红叶要毫无闪失地到达理想的彼岸是何其困难、何其渺茫。“毕竟随风何处？”世路坎坷，风波险恶，有多少痴情被虚情蒙蔽，又有多少真情被无情错过？

“羁栖良苦，算未抵空房，冷香啼曙。”此一句，容若回到了自己身上。扈驾塞外的日子是那么单调、枯燥，对一个纯任性灵的词人，这种华而不实的生活是不可能带给他些微喜意的。他的心，已飞回了妻子身边。他想象着妻子在空落落的屋子里暗自垂泪，推窗凝望七夕的明月，牵念他的安危寒暖，默数他的行程归期。漫漫长夜，陪伴妻子的唯有一缕沉香，从初燃时的温馨到凋落时的冷寂。当夜已~~过~~尽，香已成灰，妻子的双眸仍莹然欲泣。词人为此歉疚盈怀：“世间最深情的寂寞莫过于思妇的寂寞。跟这种寂寞相比，我纵然饱尝旅居的痛苦与风霜又算得了什么？”

泪暗流，可奈秋？“今夜天孙，笑人愁似许。”天孙为织女的另一称谓，“织女，天女孙也。”按照《史记·天官书》的说法，织女当为天帝的孙女。是女儿还是孙女，此两种说法究竟谁为确切呢？神仙的辈分众说不一。不管怎样，在七夕这夜，织女是人间天上最幸福的人儿。看到芸芸众生为情而苦，因情而怨，她会讶然一笑吗？在这样价值千金的时刻，怎会还有落寞的红颜、深敛的蛾绿？在这样皓月当空的夜晚，为何还有如雨的泪光、难解的心锁？

卿如天上月，未圆终成缺

《蝶恋花》（其一）

辛苦最怜天上月。一昔如环，昔昔都成缺。

若似月轮终皎洁，不辞冰雪为卿热。

无那尘缘容易绝。燕子依然，软踏帘钩说。

唱罢秋坟愁未歇，春丛认取双栖蝶。

《蝶恋花》（其二）

眼底风光留不住，和暖和香，又上雕鞍去。

欲倩烟丝遮别路，垂杨那是相思树！

惆怅玉颜成间阻，何事东风，不作繁华主？

断带依然留乞句，斑骓一系无寻处。

《蝶恋花》（其三）

又到绿杨曾折处，不语垂鞭，踏遍清秋路。

衰草连天无意绪，雁声远向萧关去。

不恨天涯行役苦，只恨西风，吹梦成今古。

明日客程还几许？沾衣况是新寒雨。

《蝶恋花》（其四）

萧瑟兰成看老去，为怕多情，不作怜花句。

阁泪倚花愁不语，暗香飘尽知何处？

重到旧时明月路，袖口香寒，心比秋莲苦。

休说生生花里住，惜花人去花无主。

悼亡之音，犹如绿绮古琴上一根颤颤悠悠的断弦；悼亡之章，恰似空庭夕照中一株清雅苍白的梨花。纳兰词：“春情只到梨花薄，片片催零落。”“梨”谐音“离”，梨花即为离花，与爱人的生死诀别不正像春花离枝一样摧心断肠吗？悼亡是我国古典诗词的伤情之旅、至痛之忆，是丈夫对亡妻隔世相望的爱恋，是失侣天鹅的悲鸣哀泣。文学史上的许多名人都曾经历这种至痛，“望庐思其人，入室想所历”的西晋第一美男子潘安，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”的中唐诗人元稹，“秦楼不见吹箫女，空余上苑风光”的南唐后主李煜，以及那位“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”的北宋文宗苏轼……他们的人生辞典中，无不触目惊心地下写过“丧偶”一词。到了清代，这一不幸的群体中又增添了一位新成员，他便

是二十出头的纳兰公子。

在为数众多的悼亡名人中，纳兰性德大概要算最年轻的一位；他的沉痛，则似乎又是最持久的。纳兰与亡妻都卒于农历的五月三十日。所不同者，这个五月三十日相隔了八年之久。亡妻卒于康熙十六年（1677）的五月三十日，纳兰则卒于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）的五月三十日。在亡妻的祭日与其同归，恐怕不单是天意巧合吧？八年来，他活得太累、活得太苦，“料也觉、人间无味”，理想的失落与丧妻之痛互为纠结，一当病疾来犯，不加抵抗地便举起了白旗。这样，他就能彻底摆脱这个无味的人间，就能从心所愿地去追随爱妻了。

八年来的魂飞梦绕，让他留下了多少断肠词稿：

此恨何时已？滴空阶、寒更雨歇，葬花天气。

——《金缕曲·亡妇忌日有感》

泪咽却无声，只向从前悔薄情，凭仗丹青重省识，盈盈，一片伤心画不成。

——《南乡子·为亡妇题照》

粉香看又别，空剩当时月。月也异当时，凄清照鬓丝。

——《菩萨蛮》

忽疑君到，漆灯风飏，痴数春星。

——《青衫湿》

《饮水》一编，韵淡疑仙、思幽近鬼，愁凝斑竹、恨牵斜阳。而我们即将谈到的这四首《蝶恋花》，更是纳兰悼亡词中的瑰宝。“为伊判作梦中人，长向画图清夜唤真真。”这虽不是《蝶恋花》中的句子，却与《蝶恋花》有着情同一脉的痴迷与挚诚。那么，谁是纳兰清夜长唤的真真？谁是纳兰永结同心的梦中人？

答案只有两个字——卢氏。跟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女孩子一样，卢氏只留下了她的姓氏而没有留下芳名，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，同时，也给了我们一个揣想的空间。什么样的名字方能配得上这位绮年早逝的女郎呢？她模样如何，品行怎样？

卢氏之生平，可见于诗人叶元礼为其撰写的《墓志铭》。这个叶元礼不是别人，即朱彝尊词《高阳台》中那位“有女慕之，竟至病死”的翩翩美男。他与纳兰为同年进士，对于纳兰的家世，应当十分熟悉。据《墓志铭》所记，卢氏为两广总督卢兴祖之女，她在十八岁那年嫁入相府，成了纳兰的新妇。三年之后，卢氏因难产去世，年仅二十一岁。

“夫人生而婉娈，性本端庄……幼承母训，嫻彼七襄；长读父书，佐其四德。”“生而婉娈”是说卢氏天生丽质，“性本端庄”意为温柔静好。“幼承母训，嫻彼七襄”，当真是慈母调教出的乖乖女，七襄的原意是织女星一日移动位置七次（织女是个飞针走线的高手，一日之内移位七次，可能是因为云锦天衣的尺幅太长，需要根据工作的进度来调整所在位置），此处则言卢氏精于女红。“长读父书，佐其四德”，父亲的教育也颇见功力，值得一提。四德者，即“妇德、妇言、妇容、妇功”之统称。从这句话看来，卢氏必定是位深合传统、德才兼备的淑女。

然而，这还不够卓然秀出啊。别急，在泛泛而谈的赞美之后，叶元